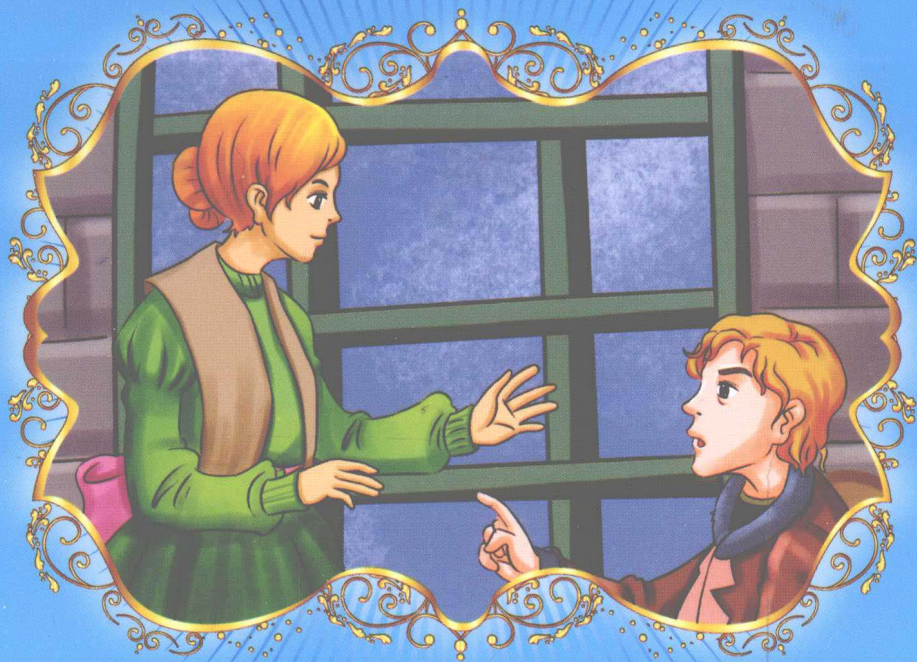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著
蒲章霞 改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彩绘版



简爱

JIAN AI

【英】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e) 著
蒲章霞 改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 / (英) 勃朗特 (Bronte, C.) 著 ; 蒲章霞改编.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068-2633-4

I. ①简… II. ①勃… ②蒲…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1014 号

责任编辑/井彩霞

特约编辑/李明才

责任印制/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 sina. 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11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7.5

定 价/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孤儿	1
第二章 逃离	7
第三章 入学	15
第四章 宽容	22
第五章 永别	29
第六章 教师	36
第七章 偶遇	43
第八章 主人	50
第九章 谜语	58
第十章 起火	65
第十一章 客人	72
第十二章 上流	78
第十三章 占卜	85
第十四章 命运	92



第十五章 遇刺	99
第十六章 遗嘱	107
第十七章 试探	114
第十八章 求婚	121
第十九章 袭击	128
第二十章 妻子	135
第二十一章 不幸	142
第二十二章 出走	149
第二十三章 流浪	155
第二十四章 泽庄	162
第二十五章 乡村	169
第二十六章 兄妹	176
第二十七章 家庭	183
第二十八章 误会	190
第二十九章 劫难	198
第三十章 真爱	205
第三十一章 尾声	213



第一章 孤儿

午饭过后,天空刮起冬天特有的寒风,并夹着冷雨。这样一来,就不必外出散步了,这正合我心意。我素来不爱走动,特别是在寒冷的下午。

盖茨海德府,里德家的三个孩子伊莉莎、约翰和乔治安娜此时都在客厅里,团团围坐在妈妈身边,这让里德太太心满意足。至于我,早已被禁止和他们待在一块儿。我悄无声息地溜进书房,挑了一本图书,爬上窗台,盘腿坐下,又把窗帘拉拢,遮掩住我的身影。

我开始埋头看书。那是一本有关禽鸟的书,有很多各色各样鸟儿的插图。我对里面的文字不感兴趣,只看那些图画,想象着那些鸟儿的故事。正当我自得其乐之时,却被约翰·里德以他特有的粗暴的大喊大叫声打断了。

“嘿!忧郁小姐!”他喊着,停了一下,又喊,“见鬼!莉茜,乔琪^①,简不见了,告诉妈妈她跑到外头淋雨了,这坏家伙!”

① 莉茜,乔琪:分别是伊莉莎和乔治安娜的昵称。



伊莉莎往门外探了一下头，立即说：“不，她还在窗台上呢，杰克①。”

我怕被杰克揪出来，所以赶紧跑到他跟前战战兢兢地问：“你有什么事吗？”他回答说：“你该说你有什么事吗，里德少爷？”

约翰·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学生，比我大四岁。他长得又高又大，但只要看一眼他苍白的脸，就明白他不过是个外强中干的家伙。这时候他本该住在学校里，可他妈妈以“身体欠佳”为由将他接回家里，并一直认为约翰苍白的脸都是因为他用功过度 and 想家所造成的。

约翰对他的母亲和姐妹是冷漠，对我则是厌恶。他总是看准机会就不断地欺负我、打我，我怕得要命，到处求救，却没人帮我：仆人不肯得罪少爷，里德太太则对此置若罔闻。

我知道约翰这会儿又要动手打我了，于是身子一直在瑟瑟发抖。他问：“你躲在书房干什么？”我说：“我在看书。”

他发怒了，大喊：“你不配看我们家的书。你是靠我们家养活的，你没钱，你爸爸一分钱也没留给你。你该去要饭，而不是在这里吃好的穿好的。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让你以后再不敢动我们家的东西！”说着，他狠狠地给了我一拳。我踉跄跌倒，头撞在门上，痛得要命。

“你这个残忍的坏家伙！”我说，“你简直像个杀人犯！”我常常在心里反复咒骂他，却不料这会儿忍不住喊了出来。

① 杰克：约翰的昵称。



“什么！”他喊起来，“你胆敢这样对我说话？”他向我猛冲过来，揪住我的头发就是一阵暴揍。我感觉有一丝血液流下来，剧痛难忍，便发狂似的与他厮打在一块儿。我不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只听见他不断骂我“耗子！耗子！”伊莉莎和乔治安娜早就上楼找来了里德太太。保姆贝茜也跟着来了，一手分开我们，又叫道：“哎哟，真淘气，竟敢打约翰少爷！”

里德太太搂着约翰，冷冷地说：“把这丫头关到红屋子里头去！”于是贝茜抓住我，把我拖上楼去了。

一路上我都在挣扎，活像造反的奴隶，我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脾气。事实上，我是有点失控了。我心里明白这会为自己带来如何悲惨的后果，但我想，既然做了，就要做到底。

贝茜边抓紧我，边喊：“多吓人啊，爱小姐！居然打了少爷，你愚人的儿子，你的小主人！”

“主人？他是谁的主人？难道我是仆人吗？”

“你连个仆人也比不上。因为你白吃白住，还一肚子坏脾气，讨人厌！”说话之间，贝茜已经把我拖到红屋子里头，并将我死死摁在一张凳子上。

我下意识地弹跳起来，贝茜抓住我，沉下脸色，说：“你要是不乖乖地待着，我就把你捆起来！”我点点头，依偎着凳子，差点哭了出来。

贝茜见我屈服了，便直起身来，缓缓地说：“爱小姐，我以前从没看过你这样发脾气呢！”她双手叉腰，面对着我，“你要知道，小姑娘不应该这样装腔作势，胡闹一通。况且你住在这儿，受着里德



太太的恩惠，她养活你。你要是再这样粗鲁无礼，惹得太太把你撵出去，你就只能待在孤儿院了。”

我早已听惯这种陈腔滥调，但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还是禁不住沮丧难受，事实上那时我哭了。贝茜帮我擦着眼泪，又说：“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谁叫你父母去世得早，又没有留给你一分钱呢？你要慢慢学会讨人欢喜，这样才能在府上待下去。我要走了，你好好在这里反省、祷告吧。”

她离开了，关上门，还上了锁。

红屋子是个空荡荡的房间，很少有人住，只有女佣人每星期六进来擦拭一下家具。屋里很少生火，长年阴冷。它离育儿室和厨房都很远，因此很安静。这种阴冷和安静，让我想起舅舅里德先生。他去世已经九年了，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咽气的。当里德先生的灵柩从这里被人抬走之后，这间房子就一直被悲哀而神圣的气氛笼罩着。

但这种气氛没有使我平复下来，相反，我的脑海里不断回想着我所受过的苦难与屈辱。约翰·里德的蛮横无理，他姐妹的傲慢，他母亲的冷眼，佣人们的偏心，这一切都像大海中的暗流，在我心底无休无止地翻腾起来。为什么我总是受苦受难？为什么我总是讨人厌？为什么我竭力讨人喜欢到头来总是白费力气？我每天小心翼翼，不敢犯一点儿错，拼命想把事情做好，但总被指责为淘气、狡猾和阴郁！“不公平！太不公平！”我在心里默默喊着。

我看到里德舅舅的遗像摆在梳妆台上。那是一张亲切的脸庞。我的舅舅，我母亲的兄弟，在我父母双亡之后收养了我，还在



临终之时吩咐里德太太待我如亲生儿女一样抚养我。但我毕竟只是个外人，里德太太又怎会真心喜欢我呢？舅舅的遗愿，对她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束缚？眼看着我这个格格不入的陌生人在自己的家庭中惹起风波，她讨厌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要是里德舅舅还在，他一定会好好待我的。”我心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稀奇古怪，而又让我深信不疑的想法。我抱着里德舅舅的遗像，一头倒在软绵绵的床上，睡着了。

当我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屋子里黑漆漆一片。我坐在床上，望着洁白的床铺和昏暗的墙壁，时而忍不住转眼偷看床边幽幽发亮的镜子。我想起贝茜之前跟我说起的一个传说，据说死者看到人违背了他们的遗愿，会重返人间，惩罚背信弃义的人，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报仇。这么想着，我吓得蓦地撇开怀中的舅舅的遗像。里德舅舅的灵魂，大概就在这间屋子的某个角落，满面哀怜地俯视着遭受种种不公的自己的侄女吧。这个念头真是既可笑又可怕，我将身子蜷缩起来，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

就在这时，墙上闪过一线光亮，我想这也许是月光透过百叶窗射了进来。但不像，月光不会动，而这道光却亮却在晃动。我慢慢翻身瞧它的时候，它竟忽闪到天花板上，正对着我。我的心怦怦乱跳，头皮发麻，心想里德舅舅的灵魂真的降临了。而且我的耳朵嗡嗡作响，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压抑着我，让我透不过气来。我再也忍不住了，扑到门边不顾一切地拼命摇锁。

“放我出去！我不要在里面！”我喊着。

贝茜开锁进来，问：“爱小姐，你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一道亮光，幽灵就要追来了！”说着，我抓住贝茜的手。

“这是怎么回事？”从走廊的另一端，传来里德太太专横的声音，“贝茜，我不是吩咐你让简·爱一直待在红屋子里吗？”

“可是简小姐叫得很大声，太太。”贝茜说。

“由她去！”里德太太拉开我那抓住贝茜的手，对我说，“小家伙，别以为摆弄点小聪明就可以逃出来。我最讨厌别人装神弄鬼，特别是小孩子。你骗得了别人，骗不过我。你快给我回到里面去，老老实实待上一个钟头，我才放你出来。”

“喔，舅妈，求求你，饶了我吧！你用别的办法惩罚我吧……我受不了了！我会死掉的……”

“闭嘴，你做作得让人恶心！”里德太太极不耐烦，一把将我推回红屋子里，锁上了门。听见她大步走开，我伤心极了，哭得昏了过去。这场闹剧，最终以我的不省人事而落幕了。



第二章 逃离

不知道自己到底昏倒了多长时间，只记得当我醒来时，眼前一片模糊的红光。一条温暖的臂膀扶我起来，让我靠在安乐椅上。以前从没有人这样体贴地搂过我，我感到很舒服。

又过了五分钟，我的意识才渐渐清晰起来。眼前的那片红光原来是一团炉火，烘得我脸上发烫。我发现自己身处育儿室中，旁边坐着一位先生。我认得，是镇上的药剂师劳埃德先生，他的陪伴让我觉得很踏实。他见我醒来，微笑着握住我的手，说：“小姑娘，你会慢慢好起来的。”接着，他扶我躺下，交代身边的贝茜，说不要让她在夜里再受惊吓。贝茜连连点头，劳埃德先生对我说明天再过来看我，便道别走了。当他走出房门时，我若有所失，一种沉甸甸的哀伤压在我的心头。

贝茜说：“你现在想睡吗，小姐？”

她的口气异常温柔，简直令我不敢回答，生怕又勾起她平日粗鲁的模样来。“我尽量试试。”

“你想吃点东西么？”



“不了，谢谢你，贝茜。”

“那我先去睡了，现在已经过了十二点，如果你夜里有事，就喊我一声。”

听到她这样客气，我壮壮胆问她一个问题：“贝茜，我是病了吗？”

“喔，小姐，你只是哭坏了身子而已，不久就会好起来的，没问题。”说着，她便安抚我睡下。贝茜不一会儿便进入梦乡，而我则在难熬的清醒中度过了漫漫长夜。

第二天直到中午时分，我才从床上起来。里德太太没有责骂我，约翰·里德也没有来骚扰我，因为他们一家都坐着马车出游了。这让我很是高兴，虽然我的身子依然虚弱，但勉强还能挤出点笑容来。女仆们趁里德太太一家外出，都在各自房间偷闲。贝茜见我起身，便下楼去厨房，给我端来一个水果馅饼，又到书房里给我拿来我爱读的书。我对贝茜的好意有点不知所措，只是笨拙地道谢，心里却想，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

我躺在床上看书，贝茜这会儿正动手给乔治安娜缝制一个布娃娃。她边做便唱歌——她的嗓音很甜美，但我在她的歌中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哀伤：

为何孤身一人，远离故乡，
来到茫茫荒野？
人心险恶，唯有天使，
给孤儿最大的希望



晚风摇曳，夜空晴朗，
繁星在湖面荡漾
当初我们浪迹天涯
如今只找到逝去的时光

“好啦，简小姐，别哭了。”贝茜唱完后说道。她又怎能理解我承受的那份苦难呢？但我很快就擦干眼泪，因为这时，劳埃德先生如约而至。

好心的药剂师一进门就向我们问好，我说自己感觉好多了。贝茜随即到厨房为我们准备茶点，留下我与劳埃德先生在房里。他那双灰色的眼睛和蔼地望着我，问：“爱小姐，你昨天是怎么病倒的？”

我觉得劳埃德先生是个可以信任的人，况且周围没有别的人在，于是说：“我被关在一间闹鬼的屋子里，一直到天黑。”

他笑了笑，说：“你这孩子！你怕鬼吗？”

“我害怕里德先生的灵魂，他就在那屋子里。我当时在里头，连支蜡烛也没有，真是太残忍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现在是大白天，你还怕么？”

“不怕。但马上又要到晚上了，再说……我不开心，很不开心……”

“到底什么事让你不开心呢？”

那时候，我多想将我记得的所受的苦难都给劳埃德先生说一



遍啊，痛痛快快地将心中的郁结全都宣泄出来。但当要开口时，却不知从何说起。我犹豫片刻，压抑着胸中将要爆发的洪水，做出一个简单但真实的回答：“我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

“你不是还有舅妈和表兄表姐么？”

“约翰·里德常常欺负我，舅妈把我关到红屋子里头。”

“可是你毕竟住在盖茨海德府这座漂亮的宅子里，不是非常幸运的事吗？”

“可这不是我的家，先生。”

“那你想离开这里吧？”

“等我长大，能挣钱，我就要离开这里。但就目前来说，这不大可能。”

“也许可能……你愿意到学校去吗？”

学校？我听说过学校，却几乎不知道学校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从劳埃德先生的话听来，学校似乎是一个可以令我摆脱里德太太一家的去处，于是我支支吾吾地回答：“当然，先生，我当然愿意！”

“好的，好的，这孩子该换一换环境了，”他说着站起身来，又自言自语地添了一句，“神经有点儿脆弱呢。”

这时，里德太太一家出游回来了，劳埃德先生随即与我道别，走下楼去。这位好心的药剂师随后向里德太太建议送我去学校上学，这个建议无疑被爽快地采纳了。

在众人的鄙弃与约翰的虐待下，我又熬过了一个寒冬。当天气暖和起来之时，我的生命迎来了转机。那天是一月十五日，上午



九点左右，贝茜和女仆们已经下楼吃早饭，里德太太叫唤儿女们都到花园里游玩。而我，则一如往常地待在房间的窗台边，向外眺望，等待着我感兴趣的客人（自从劳埃德先生走后，我便逐渐养成这个习惯）。一辆马车驶进盖茨海德府，不久，贝茜便跑上楼来，对我说：“简小姐，你在干什么呢？你早上洗过脸了吗？”

我将手上的面包屑全撒到窗台上，好让鸟儿能吃上早餐，便擦擦手，撒谎说：“还没呢，贝茜，我刚刚在打扫房间。”

她看来顾不上听我回答，便匆匆忙忙将我拖到洗脸盆前，把我的脸和手狠狠地搓洗了一遍，然后又催着我下楼去，说有人正在偏厅等我。这几个月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里，很少下楼去。这时我有点害怕，怕里德太太的训斥，或者是约翰·里德埋伏在某个角落给我狠狠一击。但我又很好奇到底是谁会找我。犹豫了一会儿，我还是鼓起勇气，小心谨慎地下楼，走到饭厅。

幸好，恐怖的事情都没有出现，我站在空荡荡的厅里，安静地等候。约摸有十分钟，里德太太引着一个人走进来。我低头走到他们跟前，行了个屈膝礼，抬头望那个人，只见——那人穿着一身黑衣服，长得又瘦又高，脸上毫无表情，活脱脱就是一根黑柱子！

里德太太指着我说：“布洛克先生，这就是我向你提出上学申请的那个小姑娘。”

黑柱子布洛克先生用灰色冷漠的眼睛扫视我一眼，低沉而严肃地问：“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简·爱，先生。”我抬头看着他。他很高，也许是当时我太矮小。



“好的，简·爱，你是个好孩子吗？”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里德太太替我回答，一脸不屑地说：“对于这个问题，先生，我认为还是少说为妙。”

布洛克先生会意地点点头，接着把我招到跟前，说：“淘气的孩子是坏人。你知道坏人死后去哪儿吗？”

我马上做出最传统的回答：“下地狱。”

“那地狱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个大火坑，火焰永恒不灭。”

“那你愿意掉进火坑，被火烧吗？”

“不愿意。”

“那你该怎么做才能避免下火坑呢？”

我想了一阵，说：“保持健康，不要死掉。”

“谁能保持永远健康呢？终有一天，人都是要死的。”

他冷漠的口气让我很是害怕，于是我便垂下头来，叹了口气。

他又说：“我希望这声叹息是发自真心的，但愿你能为给你这位恩人带来的烦恼而悔过。”

“恩人！恩人！他们都说是里德太太是我的恩人。要真是这样，恩人准是个讨厌的东西。”我心里说。

里德太太此时插话说：“布洛克先生，关于这小姑娘的大体情况，我相信我在三个星期前给您的信中已经说清楚了。但有一点，我必须要在这里当面跟你说，她有个最可恶的缺点，那就是，爱骗人。如果你同意她进入劳渥德学校，还得请学监与教师们好好提防她那些小把戏。”